

鸨母：他在你床上住了一年。袋空了还不肯走。

杜十娘：是我让他睡的。脸是本钱，胸口也是。要赶，先把价码说死。



杜十娘：十日。三百两。到了，人归他，这身也归他。不到，纱不许再掀。

鸨母：翻悔？我做猪做狗。多一夜，都算他占便宜。



杜十娘：本钱我想拴在谁身上，娘先把话说死。

旁白：她把领口按下去，像把价码按进他明天会看见的地方。



李甲：母亲又说了？

杜十娘：说了。十日，三百两。银子到，我跟你走。不到，你走，床留下。



杜十娘：衣裳倒还整齐。人已经空了。

李甲：我还有十天。



杜十娘：羞辱你认。人也认。两件都认，才许你再碰这里。

杜十娘：第六日不进这个门，我就当你这张嘴只会对着银子硬。



旁白：灯灭了。只剩一烛。纱还挂在肩上，已经不打算挂到天亮。

杜十娘：银子是白天的。夜里你看着我。



旁白：纱从肩上往下走，走到他不敢看、又非看不可的地方。

杜十娘：看硬了，再说话。



旁白：她坐上去。厚厚的红把两人涂在一起。
杜十娘：夹紧。松的那一下，人就会去想他爹。



杜十娘：记住热。期限在热后面。

李甲：我明日就去。

杜十娘：去。我等的不是银子先进门。是你还敢不敢进。



旁白：清晨他把衣裳穿回去。她没有送。窗是开的。

杜十娘：第六日。我数。



旁白：京城白日。帖子比人轻，退得也比人快。

李甲：同乡总还有一个肯见我。



柳遇春：同乡我替你数过。张家没见着人。王家把帖子退出来。

李甲：那是我自己的事。



柳遇春：谁借你三百两，谁就是帮你把教坊的身子娶进布政的门。这个名声，三百两买不起。
李甲：遇春，只剩你了。



柳遇春：我若有，不用你开口。我没有。就算有，也不劝你拿去买一个回不了家的夜。
李甲：她不是那样的人。



旁白：五日。他睡在柳寓隔壁。银子没有。脸也没有。

李甲：她还在等那扇门。



来人：十娘说，第六日了。请你回去。有一句，要当着她的身子说。

柳遇春：人还在等。越等，那句话越不像话。



旁白：第六日。门没响。纱是开的。热留着，像一笔还没到期的债。

杜十娘：你要是敢进，就从这层纱先进来。



李甲：亲友不见。遇春说三百两是赶我的借口。我没脸见你。

杜十娘：你人倒是湿着回来了。话先别跪。



杜十娘：他说对了一半。另一半在这包里。一百五十两。

杜十娘：七年，一夜一夜攒的。不是给你跪的。



杜十娘：别跪。跪到我胸口下面，像我施舍你。这是终身，不是施舍。

杜十娘：另一半去求柳公子。求他看我的面。人信钱，比信这张嘴快。



杜十娘：四日之内银子齐。差一天，娘就有理。

旁白：吻落在额上。嘴留着，像还有一句没许他。



柳遇春：她先拿出一百五十两？还让我看她的面？

柳遇春：这个人真有心。我拿老鸨的心量她，量错了。



柳遇春：银子不经你的手。你这人，银子到了会花，难处到了会躲。

柳遇春：我是怜她。你若把她看成一件能放下的东西，这三百两就是我瞎了眼。



柳遇春：我送到这儿。出来的时候人要全。

柳遇春：有人塞箱子，先问是谁的。无缘无故的东西最会咬人。



李甲：什么箱子？

柳遇春：到了你就知道。现在进去。



鸨母：倒真凑齐了。

杜十娘：娘说过，做猪做狗。银子在这儿。人呢？



鸨母：人可以走。衣裳、首饰、贴身那一层，一件不许带。
杜十娘：衣裳我不要。娘留着，租给下一个。身子你扣不下。



旁白：背心是她自己解开的。解开的时候眼睛没有躲。

杜十娘：这一层，院里的。人，不是。



旁白：白衫被风吹实。该看的地方，一处不剩。

谢月朗：七年你说要走，我们当是说着玩。



谢月朗：衣裳被她扣下了。进来。先吃饭，再穿衣服。

旁白：席面简单。没人劝酒。



谢月朗：这些是我们的，你换上。出了京，要有一层能遮、也能掀的。

谢月朗：还有一个箱子。



旁白：描金文具。锁着。重。

李甲：这太重了。一路上船，招眼。



谢月朗：招眼的是不锁的东西。锁着，就是一具空箱子。

谢月朗：钥匙贴你自己身上。到了地方再开。



旁白：十娘看了她一眼。月朗不说破。

杜十娘：箱子我收。情我记住。替我谢她们。



李甲：父亲那里，我更不敢想。他若知道儿子娶了教坊的女儿，不认我，是轻的。

杜十娘：所以别一下回绍兴。先浮居。怒是一阵风。



杜十娘：风过去，才有门。门没有，这把钥匙仍在我这里。

旁白：铁贴着热。他不敢问箱子，只敢看钥匙。



李甲：你肯等？

杜十娘：我等了七年。不差这几个月。差的是你把我当成什么。



杜十娘：今日出院的是你的妻子。

杜十娘：不是你买下来、用完可以放下的那一处。



旁白：箱锁朝墙。人没有朝墙。

杜十娘：今晚要的是我。别用眼睛去开那把锁。



李甲：我记得。

杜十娘：记得就把手从锁上拿开。放到我腰上。



旁白：钥匙回到胸口。箱子一声不响。

杜十娘：这一夜你已经有了。别再要箱子。



旁白：天还没亮。这是出京前最后一次把热留给彼此。

杜十娘：出了这扇门，你再慌，也别把我换成一句好听话。



旁白：行李少。箱子用布盖着。锁朝里。

杜十娘：人比箱子先走。



旁白：潞河。秋。山在银子外面，路比山贵。

船家：公子，前面过闸。



船家：闸钱、酒钱、纤夫的脚钱。今日这笔，舱里还有没有？

李甲：有。你先去。



旁白：舱不大。箱子占了一个角。人占了另一个。
杜十娘：你在翻什么？



李甲：有，有。你先去。

旁白：船家下去了。舱里那一点底气也下去了。



李甲：在京里觉得三百两是一座山。出了京，才知道山外面还有路。路比山贵。

杜十娘：路费尽了？



杜十娘：五十两。路上够了。箱子仍旧锁着。

杜十娘：花在路上叫盘缠。花在人还没到家的时候，叫心慌。



李甲：里面还有？

杜十娘：有也不在这一路用。你要看，先看我。看够了，锁还是锁。



旁白：船一摇，她就坐实。江声盖过床。箱子在角上，一声不响。

杜十娘：记住这个。到了瓜洲，别把今晚换成别人的话。



旁白：月光照见背，照不见锁。

杜十娘：睡。你一睁眼就会想父亲。想父亲的时候，手容易做错事。



旁白：大船泊定。他们换一只小船，准备次日渡江。

杜十娘：近了才要慢。渡口有人问，你说是监生。



杜十娘：七年月色旧，今夜近江南。锁中何必问，人已出长安。

旁白：声音不高。邻船先看见胸口，后才想起那是曲。



杜十娘：不要说我是谁。不是我怕。是你那张嘴，一慌就多。

李甲：我不多说。



孙富：不是行院的货，也不是官船。声音却不是民家女子。

孙富：傍晚换船的，一个书生，一个极齐整的娘子。箱子只有一具，锁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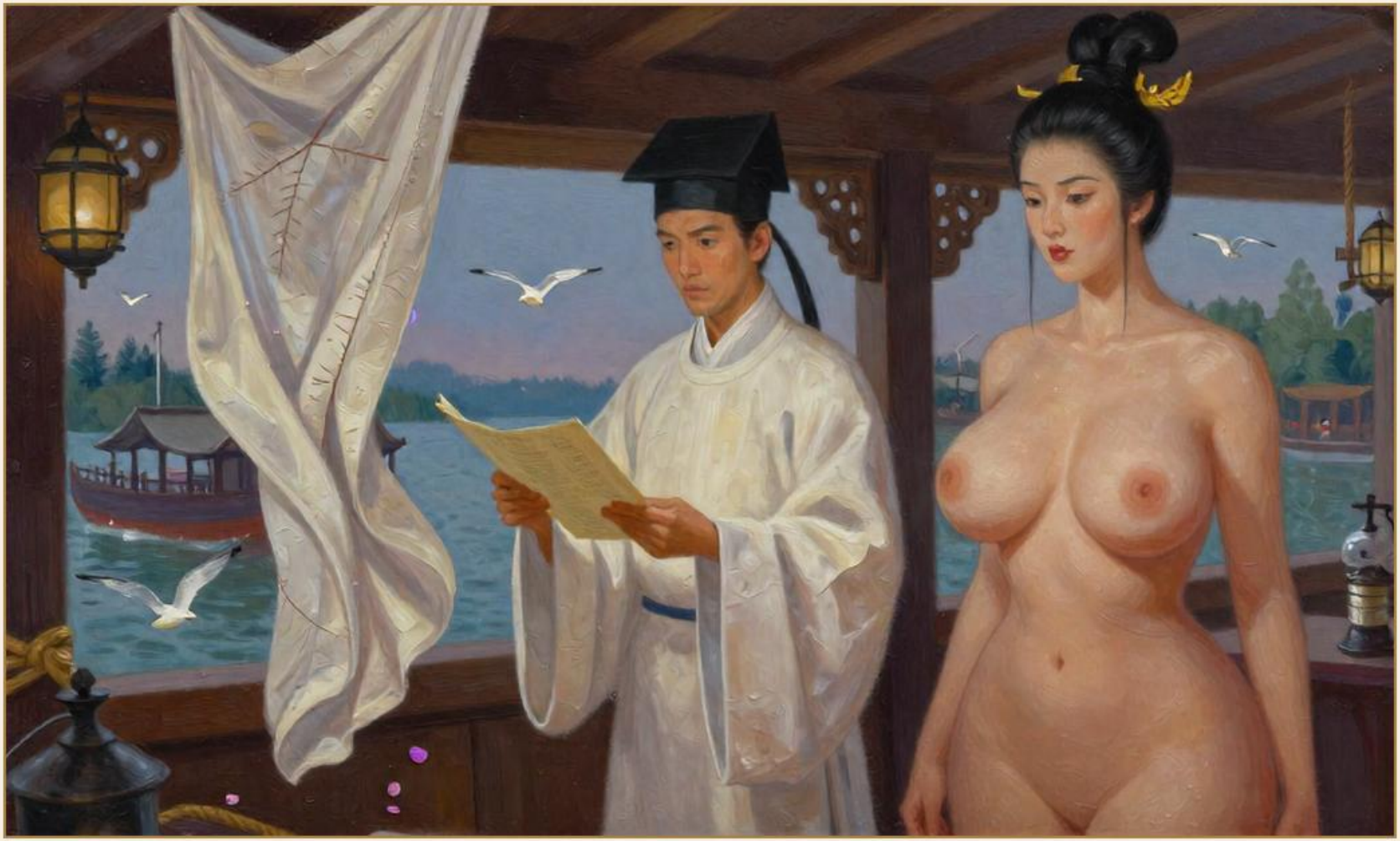
孙富：请那个书生上岸。要让他觉得遇见的是懂他的人。

孙富：懂他的人，他才肯把怕的事情，连同那个人，一起说出来。



旁白：她觉得有人看。看的不是曲。窗掩上。曲也掩上。

杜十娘：有人看你的时候，你先把我这边关上。



旁白：诗要好，字要更好。请他若有空，到岸上酒肆看一眼江。

杜十娘：退回去。

李甲：人家一番好意。



杜十娘：诗你收了，人你就得认。渡口上的事，瞒得过路人，瞒不过同路的人。
李甲：我只去看一眼江。



旁白：一壶酒。两个人。他先不谈女人。

孙富：听公子口音，是浙江。



孙富：盐没有味道，最懂味道。人缺什么，一坐下来就闻得见。

李甲：我缺什么？



孙富：你缺一个能把你送进父亲大门的说法。

孙富：邻船那位，我听见她唱。那样的人，不是在家里长大的。



李甲：她是我妻。京里教坊，杜十娘。三百两赎的身。我不是玩。

孙富：玩倒好办。娶，才难。我出一千两。



孙富：人留在我船上。你拿银子回去，门风还在。

孙富：想一夜。想两夜，就有人把你想成不孝。



杜十娘：谁请的酒？

李甲：邻船，姓孙，做盐的。他看见你了。



杜十娘：他把我看成一件可以搬上船的东西。你呢？

李甲：他说父亲若知，父子之伦就断了。一千两。我没有应死。我说想一夜。



李甲：他的话我一句也驳不回。驳他，就是驳我父亲。

杜十娘：所以你把我带回来，是来听我答应。



杜十娘：孙富是个大英雄。一千两，买你的怕。价钱出得明白，也出得下作。

李甲：你骂他？



杜十娘：不骂。他看得清。我去。明日当面兑。兑不清，人不过船。

杜十娘：解释的话，今晚已经够了。你睡。我要梳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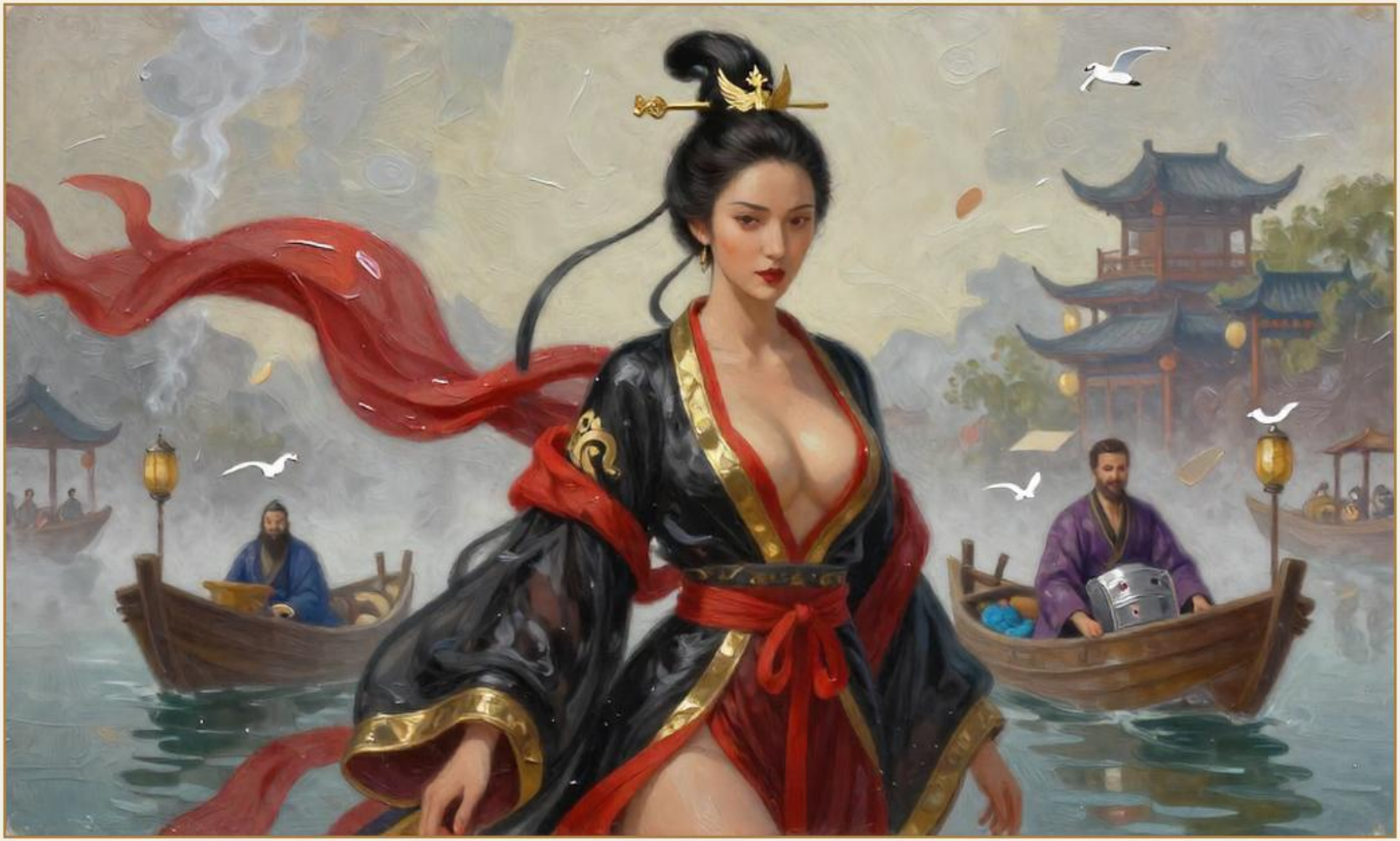
旁白：她坐到天明。钥匙放到匣上，又收回胸口。

旁白：天将亮，谢月朗那一身，她才一件一件穿上。穿给两船看。



旁白：严妆不是再给他看的私处。是给两船看的价。

杜十娘：今日谁把我当成货，就当着江面把货单撕给他。



孙富：一千两，足色。人呢？

李甲：在舱里。她说要亲自来。



杜十娘：银子是真的。人也可以走。

杜十娘：走之前，我有一件东西，要当着两船的面处理。你们都看着。



杜十娘：这些，院里只当是我身上的饰物。值数百金。是我的。

旁白：不是你的枕边，也不是他的船舱。



杜十娘：值数百金。是我的。今日当着你们的面，还回水里。

旁白：她抛进江里。没有人敢接。江面亮了一下，又合上。



杜十娘：玉箫金管，夜里用过。值的不是声音，是我不肯交给鸨母的那一点。

杜十娘：这一层值数千金。五十两你都拿不出来。够你走到父亲面前，把腰弯下去。



李甲：我不知。我若知，便是杀了我，也不应他。人留下，我跟你去苏杭。

杜十娘：晚了。你不是不知。你是没有问。珠子若不在，你今日已经把我送过船了。



杜十娘：孙富。你一千两买一个听见歌声就想要的人。破人姻缘，一千两就够了。匣里的，你买不去。

杜十娘：李郎。你还没看见父亲，只听见一个盐商替他说了几句，就把我让出去。百宝归水。人也不留给你们标价。

旁白：一声水响。船头后来只剩开了锁的空箱。下游，柳遇春网起一小匣。只有声音：留给你。不是偿命。是还那一百五十两。水不标价。